一

學史序

視學而校文事之冗且勞者也予在江西歷諸郡縣山輿水舫亦有時乎暇焉暇則不能無思思出經書史傳展轉於心久矣而介介然若或趣之古人所謂欣然會意者於是乎在然懼其或失也故日記而投諸櫝月啓而載諸簡惟君子

格物之義是故謂之學抑載筆記言若有類焉是故謂之史史乎史乎一日無述則學將落矣可不儆諸可不勉諸此得於史傳者也其經書所得別有簡端錄書起於日故日而不序

弘治十八年乙丑六月朔二泉邵寶書

始予爲學史歷四三年凡得千有餘章篋而藏之久矣東歸病起復閱而損益之爲章如左夫義求於疑則精是焉存事擬於變則允是焉出泛泛爾則淺悠悠爾則荒君子惟物之格其遑暇乎乃若章附所見蓋將藉手以就正有道焉爾若曰事止於斯義止於斯則吾豈敢或謂義無恒居孰

居以求事無恒主孰主以擬夫臣必有君也夫子必有親也臣爲君謀子爲親謀禮也爲君子謀取諸易爲中國謀取諸春秋其餘準是越十有四年正德戊寅三月既望實書于容春精舍

此吾錫少司徒邵公格物載記之書也爲卷十有二以象月餘其一以象閏卷三十章或空其一以象日而目之曰日格言日有所格也其所格者賾理遠猷凡古今天下所難處焉者也書成公實先以視瑾且辱問曰子謂斯何瑾閱之犁然有當於心以爲公之所以處大事决大疑者於此焉

徵所謂見諸行事而非徒言爲也遂
表異其言之尤雋而要者朱誌其旁
以復公且告公之門人曰是書也可
以刻而傳矣晚學生同邑浦瑾書

學史目錄

卷之一
寅　凡三十章
卷之二
卯　凡二十九章
卷之三
辰　凡三十章
卷之四
巳　凡二十九章
卷之五

午　凡三十章
卷之六
未　凡三十章
卷之七
申　凡二十九章
卷之八
酉　凡三十章
卷之九
戌　凡二十九章
卷之十
亥　凡三十章
卷之十一
子　凡二十九章
卷之十二
丑　凡三十章
卷之十三
閏　凡二十九章

學史目錄畢

學史卷之一　　　寅凡三十章

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史記楚世家

日格子曰古有火正之官火之爲政也何如哉論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而周禮司爟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歟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

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
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
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史記魯世家

日格子曰葬人之終事也周公然且謹之而況其
生哉于成周臣道也成王不敢當則何以易之于
畢子道也舍臣道而就子道周公其慈矣夫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
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風十五國二南邶鄘衛鄭齊豳秦魏唐
陳鄶蓋周太師樂歌之序如此今詩小異焉殿豳
於曹而退秦於魏將無意乎秦將大矣秦西夷之
國猶未離其類焉秦苟大則中國之患也聖人於
是有憂焉故退之若夫豳之殿則王通氏已論之
矣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
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
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
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復賜之今死

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左傳昭公四年

日格子曰禮樂自天子出路車乘馬皆天子所得予也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冶之冕服可以毋斂諸侯之賜也曾子之簀不可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以葬禮也

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世家

日格子曰吾以是知孔子之未嘗爲陳侯周臣也使誠爲臣者隼之問曷爲不于廷而使使即其所主乎又曷爲其不召乎太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三歲其不爲陳臣也明矣然則孟子何以言之孟子之言蓋著貞子之爲臣也善擇其君而非侍人與癰疽者比也而孔子之所主正矣司城宋官名貞其謚也蓋賢大夫春秋時大夫出而仕鄰國者多有之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

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
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
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
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
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左傳宣公二年
日格子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
令也蓋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
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爲盾
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史記惠景閒侯者表
日格子曰以王爵封臣非古也漢制也非劉不王
非功不侯漢約也雖然創業之君報功之典戚而
疏踰焉尊而卑踰焉若固其所未足爲帝病也王
以親而權力可奪焉故漢約壞於孝惠侯以功而
恩寵可圖焉故漢約再壞於孝武烏乎帝其衰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左傳僖公十九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
日格子曰伯以用夏攘夷爲事秦穆宋襄志於伯

而以夷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褱也用人

上以愛欲易太子呂澤彊要張良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令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史記張良傳）

日格子曰四老人之避秦猶伯夷太公之避紂也乃若其人品則有間矣而其從惠帝遊也亦與二老之從文王異何則彼以其志此以其謀惟事成而卒去無累斯可稱耳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爲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於義何居帝不崩四老其能遂歸乎

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

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 史記伍員傳

日格子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讒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卒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雠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蓋古之禮云昭公欲櫝啓服而子家子乃使從者食之何其言與古異也當是時昭公之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死馬是櫝何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而況處昭公之時乎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史記太史公自序

日格子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

夜半冬至如環無窮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數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三正迭建改正不改歷

帝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 宋史英宗本紀

日格子曰升行是廢父子之倫也易曰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無父子何居雖然子不子父不父則臣不臣君不君雖有國吾得而享諸是故

君子謹微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蜀書諸葛亮傳

日格子曰昭烈知臣固不如知子之深也觀其臨終謂嗣子不才知子深矣而謂孔明君可自取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孔明伊尹之儔也昭烈非湯則其知之未盡無足恠者矧惟知子之深而望孔明

之切故言激而涉於疑不然以昭烈孔明君臣之契此言奚宜有哉且昭烈之起將復漢祚也今其言若是如漢祚何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蓋孔明之心如此然則昭烈之復漢祚固亦不若孔明之篤也哉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曰格子曰娣之子長則長非娣之子長亦長凡非適皆庶也凡適庶與長立子之道尚矣爲邪說以亂之者亦多有之娣之子其一也君子惡似是而非者辨其能已諸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史記齊世家

曰格子曰齊魯皆大國侯伯之命曷爲不于魯而于齊乎當是時周公未之魯太公在齊伯禽何可當也雖然周公之化固已行於周南矣

鈎弋夫人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帝譴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

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史記外戚世家）

日格子曰立其子殺其母孟子所謂一不辜者也武帝爲國家爲之此武帝所以爲武帝也或曰周幽之寵褒姒晉獻之安驪姬皆以奪嫡生亂由不能辨之於早之故武帝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爾褒也戲烽驪也毒胙則有罪矣鉤弋有是哉雖然舍諸長而五齡是立計亦左矣諸王之服不服固不係於鉤弋之死不死也史稱武帝昭然遠見曷不移此心以燭巫蠱之奸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固於是乎在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史記周亞夫傳）

日格子曰君所雖不足非人臣所敢言也而條侯何爲言之當是時鞅鞅之疑帝蓄之心久矣大胾而不置箸蓋將若楚太子享江芊者察焉而條侯一言適逢其機疑其不益乎

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史記吳太伯世家）

日格子曰春秋書公子比弒楚靈王而史記直謂棄疾弒之何其異也觀從召比於晉比之志久矣棄疾取國於比非取之於圍也謂棄疾弒則謂比何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使之道於是變矣公冶其如季孫何哉言同而心介聊以卒歲而已此亦不得已之道也

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日格子曰子展處奪妻者善矣殺人者徒復其所可乎使鄭而有政也施生戮死必有如晉叔向之

爲論者

公召之而後入公十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左傳昭公十年

曰格子曰杜氏以爲不敢與君同也推是心也則凡倉卒之際懼僭而別嫌能無圖諸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曰格子曰諸侯禮絶朞喪不曰毋有憂戚而已不可以樂乎君子譏不徹樂是也而曰禮爲鄰國闕何居毋戚不樂禮也爲鄰國闕亦禮也

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 晉書卞壼傳

曰格子曰婦更二夫葬從後不從前前義絶矣而從之葬可乎式之情吾不得而知之矣母出而聽其服喪母非出而不養不葬於禮何有然則前夫之子奈何非無所依不可以養非無所歸不可以葬養不可以迎葬不可以祔

留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後八年卒（史記張良傳）

曰格子曰辟穀於高祖之世而強食於呂后之時留侯其衰矣乎留侯志於退以辟禍而已矣辟穀其術耳未退則辟穀爲重既退則辟穀爲輕不食可食亦可雖然今之食猶昔之不食也蓋術勝而道微矣此其所以爲留侯歟

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宋史司馬光傳）

曰格子曰君賜臣受禮也賜而有爲則辭之（如唐高宗載金繒賜長孫無忌）賜而無名則辭之（如漢光武以金帛賜郭況至有金穴之稱）臣之義也可以辭可以無辭辭得無傷禮乎念國用之乏而上佐山陵不獲命焉則亦藏之而已矣義不藏于家而他用何義之有（如謂乾興故事不可爲繼建議而改行之著爲令焉其亦可也）

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徒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親分形同

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離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南史傅隆傳）

曰格子曰殺人者死減死則流此常法也不曰姑殺婦非可以常法論乎今舍親而議法又舍法而論情何也石碏日磾以國而殺子非私忿故比而同之吾亦未見其可也

三王之圍臨淄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史記齊王肥傳）

曰格子曰路中大夫之致命係於天下之故大矣史失其名朱子綱目無大書焉且分注亦遺三國將誅路中大夫一語君子有憾焉雖然名不可得

追書可得而補也若曰齊中大夫路某以上命致
于齊以是闡幽不亦可乎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左傳昭十五年）

曰格子曰降有二道有叛而降者有服而降者文王之伐崇因壘而降所謂服也鼓人請以城叛則異於是是故服而降可受叛而降不可受

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史記秦本紀）

曰格子曰毋云者毋之也子不得母者猶言父不得而子也妻無夫子獨有母乎

學史卷之一

學史卷之二　卯九二十　卯九章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得之夜見夢於元王王悟召博士衛平問之平曰龜於是使馳問豫且出之籠載行入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御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御御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先得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王能寶之諸侯盡服

王勿遺也王三不可平三對勸勿遺王大悅再拜而受擇日齋戒乃刑白雉及驪羊以血灌龜以刀剥之史記龜策傳

日格子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也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龜之為寶庸愈哉是故與其寶龜寧寶是心然九江大龜固有納錫之典矣得而弗取宜與夫古若不相似然納錫之龜猶庖人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卻於前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公羊傳昭公二十年

日格子曰古有三為諱尊親賢也賢吾惑焉賢者不諱過賢者而有惡尚得為賢者乎而諱之也其諸不幸而陷焉者歟不然則賢者之子孫也公羊子之說其必有所受矣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左傳成公十五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敢私布之復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左傳成公十六年）

曰格子曰曹人重失鎮公子其意可識矣晉侯欲反子臧豈必謂子臧哉請於王致罪曹伯而以國命子臧此伯之得行於王而王之得行於諸侯者也子臧雖欲不反焉得而不反雖欲不立焉得而不立不然而徒反子臧豈曹人之志哉是故謂成子臧之節可謂定曹國之亂不可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史記張良傳

日格子曰秦銷兵器先秦兵書豈獨存乎萬或有一而圯上老人得以授良眞非人間物矣老人高良之義而惜其狙擊之勇於是乎敎敎在意不在言而況書哉是故爲帝師而不自爲用智而不用力守柔持謙而像以待事凡旬日數見意之所示者至矣良平生有一出此乎然則所謂穀城黃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亦授受之餘意也

仁傑巡撫江南毁吴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大禹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唐書狄仁傑傳

日格子曰祠以功德存禹太伯尚矣季札次之員何人斯而亦與此其或有感於復讎之義也乎梁公之讎武曌猶員之讎楚平也曠世相感九原如可作也將員之與歸過其祠而忍毁之乎然則員祠卒不可毁邪在吴者宜存在楚則否

昭憲太后不豫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

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美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宋史太祖本紀

日格子曰太后何爲有長君之命哉知子莫若母太宗之不能爲周公太后見之明矣信如是太祖宜據兄亡弟及之禮傳位太宗詔告天下則名未嘗不正而言未嘗不順也何必展轉相授以致於子哉宋穆公立宣公而其子饗之君子曰義使太宗有宣公之心雖不予之屬子猶得立也不然身後之事其如人之不從何且周太王之欲傳位季歷爲文王也吳子諸樊之欲傳位餘祭夷末季子也今皆不然而亦爲兄弟相傳之舉祇自生亂耳

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史記婁敬傳

日格子曰周公之卜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孟子曰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史記東方朔傳）

日格子曰朔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蓋如是雖然朔之言亦每有風諫之意惜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立市爲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史記魏豹傳）

日格子曰魏咎於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左傳襄公十年）

曰格子曰子孔以焚書謂衆爲政是也不曰出入
自爾師虞乎是亦衆爲政也雖然有師虞之公則
書何至於焚不然縱焚之媿其能已乎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
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
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
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左傳襄公九年

曰格子曰聞之君子禮變於不得已季武子以魯
君冠於衛之廟何不得已之有晉侯宴魯公於河
上也年焉而命之冠驕則甚矣武子之對蓋亦曰
歸將冠矣小國之事大國其共固如此乃曲狥其
意假鐘磬焉於衛謂之何哉禮苟變而可烏乎而
不可

王餘祭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代立餘昧三
年楚公子弒其君靈王代立焉 史記吳世家 齊懿公九年
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 齊世家 靈侯九年陳
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曹成公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其君厲公曹世家　陳文公三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爲靈王杞世家　衛成公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衛世家

曰格子曰太史公諸國世家於鄰國弒奪事皆書之若本國事然者何其不憚煩也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孰謂鄰國之弒逆非本國事哉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史記趙世家

曰格子曰名之弒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有爲興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夫君子嘗斷斯獄矣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未聞追族其子孫者董狐之書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於再世乃致之族謂之何哉

張良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
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
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史記張良傳

曰格子曰湯伐桀而封杞禮也武王伐紂而封宋
禮也良爲帝籌而不欲其爲湯爲武何邪

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卽位朝其家衆
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
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左傳昭公五年

傳瑕雖以劫殺鄭子
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史記鄭世家

曰格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稱之鄭厲公之
於傳瑕晉惠公之於里克其亦可與於此乎無瑕
者可以戮人突圉之心非昭子之心也已致人於
罪而欲戮人人雖死吾知其未服也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
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何難對曰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此適然之變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也繼缺焉而后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

杞徵甚不足數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與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史記杞世家）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史記吳太伯世家）

日格子曰天道之不爽如是哉聖人之有功於天下未有若舜禹稷者也報之以天下猶有遺澤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左傳昭公元年）

曰格子曰此使之變也叔孫不以貨免其賢矣哉忘身而不忘國

張審素爲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冐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卽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旣而吏共斬堂禮汪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汪更名萬頃瑝琇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鬬爲琇所殺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唐書張琇傳

曰格子曰琇知父之冤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則何可貸之有雖然汪承詔卽按乃復聽纂仁再告之辭不請而輒繫審素董堂禮不忿而殺之圍汪且脅焉審素與謀若否罪必有歸又不請命根究而輒加以斬固亦取殺之道也然則琇與瑝盡原其一乎而皆殺之則亦過矣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

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下詔除肉刑 史記文帝紀

吉翂請代父死赦之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梁書吉翂傳

日格子曰知漢文者其除肉刑乎知漢文者其除肉刑乎綱目不書縈事不繫於縈也縈也訟翂也

麑

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 淮南子人間訓

日格子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推之於政者利害惑焉故也秦西巴之舍麑也可與言不忍之政矣夫豈不知孟孫之必怒哉然而不爲懼也不忍非難不懼爲難不忍仁也不懼義也故君子非義不能成仁

微子開者殷帝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史記宋世家○按尚書亦

以爲殷王元子呂氏春秋云微子生時母猶妾及爲妃而生紂故微子爲紂同母庶兄 宋世家注

曰格子曰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英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爲至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 通鑑唐穆宗二年

曰格子曰於是乎知漢文之不馳亞夫之營之非迂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通鑑唐宣宗十年

曰格子曰君臣之分爲重則兄弟叔姪之分爲輕故仲尼以躋僖爲逆祀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揚子法言重黎篇

曰格子曰文帝能用頗牧乎唐以尚知其不能雄以亞夫知其能也尚以恩亞夫以法文帝恭儉之

主也儉故不能容尚恭故能容亞夫頗牧尚倫也

非亞夫倫也

長安廄吏乘四馬車來迎買臣買臣遂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史記朱買臣傳

日格子曰使買臣之妻去而未嫁義可絶也亦可復也貴而來歸待之如初可也今既嫁有夫矣遇諸途而乞憐焉賙而遺之足矣並載其夫歸置園中何爲哉無乃買臣忿其夙昔而有驕之之意乎不然何爲其自經死也死而葬之夫豈不能而乞其夫錢以葬出婦死後夫葬之禮也前夫葬之非禮也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産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漢書蘇建傳

日格子曰先王於華夷之辯嚴矣胡婦之子胡可歸也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君子謂宣帝明於大體有王者之風焉雖然別生分類於人道

為大不得已處其變父華而毋夷與父夷而毋華無亦當有辯乎是故武之子可歸也蔡琰之子不可歸也

宋以柴周之後爲二恪又錄孔子之後亦先王崇德象賢之意也故皆爲賓禮（宋史賓禮志）

日格子曰微子之命有之稽古崇德象賢崇之象之而不稽諸古非禮也易代之道二有伐有禪伐而封之爲厚禪而封之薄矣封其子孫以奉其祀可也然則如周恭帝者何以處之其名號則固存也以天下養而終其身無以嫌隙間焉此亦稽古之義也若夫孔子爲萬世宗師歷代褒崇則有禮矣以備三恪不亦遠乎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漢書馬武論）

日格子曰雲臺之功爲靖莽亂也莽外戚也帝於此有深懲焉故馬援不與援莽之不可同語明矣君子知拔本塞源之義者不能不致謹於援於援且然而況功不如援者乎此帝詔後嗣之意也

學史卷之二

學史卷之三　辰凡三十章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左傳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巳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爲心故欲與於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禮也偕亡禮也偕存亦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天者焉知權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之偕何居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
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
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史記韓非傳
日格子曰此其事在彌子瑕無足論者若夫人人
則母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視
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刖毀傷其肢體得爲孝子乎
抑事君於是爲不忠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
蓋對曰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
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其何以爲諸侯主
吳人內之左傳哀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斯禮也吳人未之知也陳人亦未之知
也禮賓終有于入竟者有于未將命者于入竟者
主人爲之殯介攝其命于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
享君不亦可乎左傳襄公十年
日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樂而
用之賓非禮之中又非禮焉衰不亦甚乎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未中旨罷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史記傳商君

曰格子曰商君豈眞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於王知王道者不屑於伯而況於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因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輙合蓋商君於富強之術深矣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左傳昭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古人立子之道尚矣假於神以服人固不若稽古人之德也雖幸而中君子不取焉楚夷

學史卷三

也其爲是同宜

公薨之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日格子曰晉侯重於見客爲魯喪也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使鄭伯奔走於道路如是哉恤喪禮也睦親非禮乎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日格子曰舍而母將不可兩全乎全其身而虧於禮君子不謂全也臣而抑君女而瀆男非禮也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禮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史記李牧傳）

日格子曰岳武穆被班師之詔或謂可以無受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之道也惟明主在上可以

行之庸主則否武穆之還豈得已哉吾觀李牧之事於是益悲之

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史記江都王傳）

日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旌旗奚宜至於江都哉非之驕奢則漢有以起之也當是旹請擊匈奴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曷若謹之始乎

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則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晉書康獻褚皇后傳）

日格子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道生以事之死爲之服禮也是故知祀之逆則君道定矣知敬之同則父道存矣若夫母道則屬之固然有不必論者雖然朝議疑之不有君子則服惡乎定乎

代宗沈氏開元末入東宮賜廣平王生德宗天寶亂

因東都掖庭王入洛復留宮中旹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長安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皇太子詔訪不能得德宗卽位乃具冊前上皇太后尊號中書舍人高參上議宜用漢故事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審知行在然後奉迎帝乃使使者分行天下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是旹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群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德宗卽位有司言皇太后沈氏猒代二十七年參訪理絕請因啓殯詔群臣爲皇太后發哀肅章內殿中人奉廞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冊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褘衣納于元陵詔曰可　唐書代宗睿眞皇后傳

曰格子曰此人子之至痛也訪道盡而不得舍有司者之言則何以哉似者至矣希富貴也而眞者何乃不至此吾所謂訪道之盡者也而未之盡者何哉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神功初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備鼓吹而不作

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旹以爲疑荀訥謂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旹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唐書王方慶傳）

日格子曰禮有忌日無忌月忌月之論何從而起哉忌繁而諱多亂世之道也

楚有士申鳴者養其父孝王欲授之相辭不受旣而承父命爲楚相居三年白公爲亂申鳴辭父往敵因以兵圍之白公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吾不得爲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自殺（說苑）

日格子曰申鳴之於父猶趙苞之於母也然苞於鮮卑猶若有可爲者抑亦難矣白公何人不爲忠臣而奚爲哉吾於是益悲二子之不幸也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左傳哀公）

年十六

曰格子曰或謂胄或謂不胄二者則奚從均之繫民望也不胄之繫民也近虛胄之繫民也近實必不得已其從胄乎不然入門之際能揚言以諭乎衆衆不信而后免胄其可乎

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不見帝思其賢訪之聘之三反而後至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漢書嚴光傳

曰格子曰或問陵何如人曰陵之告侯霸曰懷仁輔義天下說觀斯言也可以知陵矣且陵亦處莽之時矣而名無聞焉至是始以節終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陵謂邪

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晉書陶潛傳）

曰格子曰淵明在晉嘗爲州祭酒爲彭澤令及徵著作郎不就朱子書其卒不以官稱何前爲貧而就辟非朝命也著作之徵則出朝命矣辭焉豈無意哉且事以後定也於是乎書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左傳僖公元年）

曰格子曰女子從人常禮也不曰預弒二君乃稔惡乎況齊桓以伯討之曷謂已甚此說行天討不加於武曌女禍滋矣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傳襄公三十年）

曰格子曰女婦異道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女婦一也而謂婦異於女未之前聞也（公羊）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君子哉君子哉

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左傳昭公元年）

曰格子曰展輿與弒父者也其不立者以是爾今

畧之而歸咎於弃人苟如是將謂不弃人焉雖弑父無傷也豈君子之論哉

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隋書禮儀志）

日格子曰童汪踦以戰死魯人問於孔子喪而勿殤是故有有功而勿殤有有德而勿殤有封拜而勿殤其亦可也

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公羊傳哀公五年）

日格子曰春秋閏月不書嘗以朝廟書矣爲告月也此葬齊景公書則明喪之數閏也喪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然則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曷爲不書始死之月未與於喪數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左傳哀公元年）

日格子曰周勃左右袒之計其出於此乎當是皆使其人左之右之亦若此也其如大事何哉君子

之於衆也以理觀情斯得之矣
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宋史李燾傳

日格子曰上壽非古也月妨郊齋不可以已乎宋之郊沿漢唐而崇寧大觀始法周禮誓戒十日前此古禮之幸存者也既不能已乃欲變郊禮而從之此之謂舞禮安在其爲兩得也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左傳宣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華元夜入楚軍登牀而起子反告之以病說者譏其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抑不知元於此蓋有術焉固將以牀上之盟而易城下之盟哉言情而埶遽詞遜而意切不然子反何其懼也何其懼也蓋戰國之策已兆於斯矣

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

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有如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宋史倪思傳

曰格子曰嫌之別於禮大矣故雖小物必謹曾謂制詞而可援引非倫乎器數之不可不辯也人皆知之至於言語書策率謂虛文而天下之典禮實於是乎在不有君子誰其辯諸

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昔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宋史李燾傳

曰格子曰日食之說詩書春秋詳矣而以十一月朔重者則未之聞也陽復於子其氣尚微君子之欲養之也蓋無所不至焉而陰乃乘之災孰有大於此者乎心春秋所謂大辰也日食於星孛其災尤甚宋有天下矣故國之分野雖不論焉亦可也

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史記陳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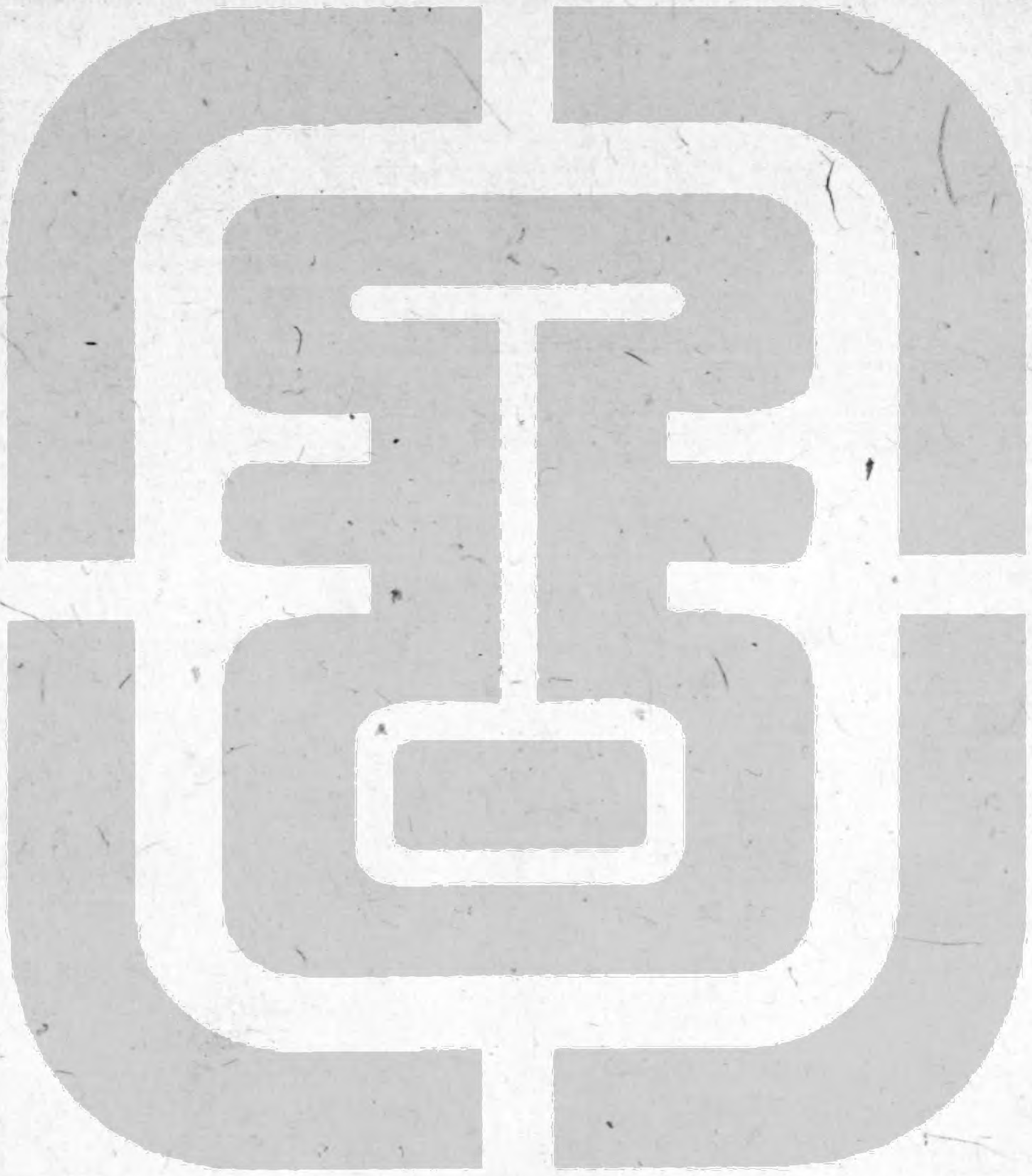
曰格子曰漢太上皇何昔崩哉史記於帝紀不書獨豨傳偶及之且月而不日恩禮可見矣爲天子

父而不以天下葬可謂禮乎

文帝詔曰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
釋服 史記孝文本紀

曰格子曰漢文三十六日服於已下之後葢旣葬
未忍卽除也東漢以後易月二十七日則以所聞
先後薄益甚矣前以三等服後以再朞日義雖各
有所取如天下之通義何爲乎甚矣世變日降而
禮不可復也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
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
初卽位謙讓未遑也 史記賈生傳

曰格子曰此復古之會也文帝安於簡陋不知自
彊遂使先王禮樂後世無聞焉雖然豈特文帝之
咎哉絳灌諸臣則有責矣論者謂漢制不能復古
歸尤於叔孫通通之咎非誼之咎也通徇而卑誼
引而高誼不能彊文帝通能彊高祖乎是故漢制
不能復古任其咎者文帝與絳灌諸臣其能辭諸

學史卷之三